高平實錄序、

夫錄者、詳其事實而記之也、記事者、以詳遠近別同異也、古稱王道之要、本乎人情、宜乎風俗、其大者、昭示於詩書之文、而其詳則散見於邉邑之志、此聖君賢相、所以不下堂階而周知天下強弱之處、爲匡衡保邦之治、且高平一府也、府爲巨鎮之方、首乎諸藩之長、籍州有四、隘甸十三、是我國家重寄隆宏、遠拓封疆、即平州之地、併爲益大治仰其墨之規、化被黎元之俗、則開門無狗吠之驚

旗亭弛醉人之禁、氣運既轉而日亨、山川若增而
日勝、以山川之美、挺英植秀、人物勳名、於是乎何
地不生才、何才無資世者哉、觀其智高之勳、宋、英
勇無雙、智遠之堅心、忠誠不二、陳堅陳貴除害安
民、德澤汞銘而不朽、符、勝、符、鉄、秉心歸正、英雄氣
氣胆以非常、陳公之勇敢尤嘉、黃、陸之雄心最烈、
烈快澤、侯廉明為政、無一人之私言、當世聲名、有
四州之載德、與夫官朝以魚澗得奇遇也、神辭衣
而衣之、偷庫帑給豪俠之財、驅宋兵贖穿藏之咎、

卒建大勳、而洪蓮公主、得以乘龍榮配、即此諸神
有挺秀之俊奇、皆精英之鐘毓、保國奠安、斯民永
奠、享血食者、故其宜矣、余少時從師、閒觀章句、畧
知其蘊奧、但圓冠絢褸、實慚難補於章縫、年及日
成、欽襲世職、惴以期土、從無記錄、遂摭舊實而削
正之、彙來遺紙、參訂見聞、乃改王維新、沿革益異、
若其不亟蒐輯、則名跡日湮、後之執簡者殊囍於
攟拾矣、茲喜逢我
朝盛世、因蒐索實錄、彙成書、且措辭未工、權作飛鴻

爪印、敢浴筆以俟後之君子、或一二同志、有所參考云耳、

旹

嘉隆九年、歲次上章衰柔孟春月穀日、

寧朔林溪公姓阮祐佛

書于山苗堂右、

高平實錄、

諸神錄第一、

高二岑遝皇傳、

初農智高廣淵州人、(今高平府也)歷世為首領富有兵有兵權、粵自唐初、雄據西源、與黄氏周氏統州十有其八、而農氏強、蠶為吞併、唐末交趾強盛、廣源州服屬之、臨西道甲峝諒州蘇茂廣源州波平源都金嘗新諸州皆起兵攻宋境邕州思凌西平三州虜掠居民財物牛馬而還、時宋帝衰微、北狄内侵、

未遑南顧李朝通端戊寅五年農智高父農全福初為党猶州首領胞叔農全祿為萬涯州首領母阿濃之弟當道為武勒州首領皆隸廣源州歲輸貢物農全福弑其弟全祿及當道皆併其地遂叛李朝自稱昭聖皇帝妻阿濃為明德皇后封其長子農智聰為南衙王改其州曰長生國繕甲治兵堅壁城自守己卯李朝符乾有道元年正月辛亥西農州首領何文貞以全福叛狀事奏聞二月李帝自將討之全福將兵據城以守但勢不能抗遂

率部曲携其妻子棄其城堡走匿山澤間李帝縱兵追獲之併其長子智聰檻送京師俱斬之惟阿濃與次子農智高年尚幼童穉母携隱居叔家其叔郎農智遠有牝馬一匹使高牧于野常有一片黑雲飄降旋轉如龍從空而下蟠覆牝馬背上須而復散高獨見之潛自服膺而不露及此馬懷胎年餘產一雄駒全體未毛叔怪棄之高因懇養叔乃許之高即擡于隴外構廐飼養三個日內駒體毳毛全額即起馳驟如風喂秣年餘駿馬肥大雄壯竹披雙

耳、風八四蹄、高每日乘之、縱聘隴內、趫迅如飛、有
廿一日、縱轡馳騖、元蹄雹散、疾若騰空、巀彼忽登
于統嶺（今按頼山是也）高坐馬上、望見石盤有一老翁端
然坐、智高想必異人、即下馬磬析而就、跪于異人
者之前曰、幸遇仙儀、有以教我、異人即授書一卷、
智高雙手跪受、叩謝辭歸、遂策馬乘空而下、智高
身體胖力大、勇畧過人、遂納叛招亡、謀圖大志、辛
辛巳、李朝乾符有道三年、智高嗣其世職、表請来
歸朝、李帝憫其父兄皆誅、詔宥其罪、復授廣源州

如故、俾守藩封、高娶娘琴為妃、旋回州署、九月癸
丑、李帝命魏徵往廣源州、賜農智高都印、拜太保
職、壬午、李朝明道元年、宋慶歷元年、農智高與母
阿濃、據由雷火洞、儻猶三州、改其州曰大歷國、李
朝以雷平安婆四洞及思琅州附益之、九月、智高
表請李帝遣將提兵伐宋邕州、（今南寧府也、）遂有
嶺西全幅、戊子、李朝天感聖武六年、智高據安德
州、僭称南天國、改元景瑞元年、復遣指揮使弁贇
守州、加遣建農侯志恩侯、（統兵）巡邊、分置僚屬、揀兵號

為十萬雄師，均行部曲，操練陣法，次于雷州。軍勢大壯，復遣將校轉輸調兵。已丑，李朝崇興大寶元年（宋皇祐元年），智高提兵自蒔林州攻橫山寨，克之，分官守禦。壬辰，崇興大寶四年（宋皇祐四年），夏四月，智高既得邕州，称仁惠皇帝，建國號大南，改元啓歷元年，立娘審為皇后（石林州咸安社人），娶娘金英為妃（廣西人），自將侵伐宋境，破橫山寨，陷邕、橫、貴、滕、梧、康（今慶德府）、端（今肇慶府）、龔、潯九州，勢如破竹，軍次粵東廣城。秋七月，智高兵自廣城攻陷昭州（今平樂府），分置守宰，居月餘，還軍。是年聞宋帝振旅。十一月，智高舉大兵復至邕州，殺宋將士三千餘人，虜生口以萬計，所過焚掠無遺。宋帝詔楊畋、余靖拒戰，智高奮擊敗之。大宋君臣深以為憂，即擢樞密副使狄青為樞密使、都大提舉總節鉞，將兵攻禦智高。狄青未至，廣西鈐轄陳曙輒以步卒八千，因以逸待勞，迎戰智高，敗績金城驛，復潰于崑崙關（今南寧府）。癸巳，李朝崇興大寶五年（宋皇佑五年），狄青將大軍至邕州歸仁鋪，智高

復整兵迎戰、高獨乘神馬騰空而下、縱橫中突、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軍勢大振、狄青心憂、不敢交攻、堅壁固守、料知高惟倚有神馬飛空而下、則無以可制之機、而偏將多為所斃、月餘、狄青籌思、始令軍營於木柵之上、架作蒙冲瞭落、軍士行走其下、且戰且守、移營而擊、高騰飛在上、卒不能透入宋營、相拒數月、兩軍未分勝負、狄青下令軍士蓐食、不分晝夜固守崑崙關歸仁鋪、明日狄青悉出兵挑戰、高兵呂在山上、分為兩軍、犄角相

攻、宋治軍孫節擊死於山下、智高兵勢大銳、宋孫沔等俱有失色、宋賈達將左軍爭立山寨、宋張玉將前鋒突出陣前、狄青執白旗麾藩落騎兵出攻智高背后、兩軍短刀混殺一場、高將士奮擊斬宋卒九千餘人、獨高乘飛馬殺宋卒數百餘戳、高將士亦受害萬計、高馬力疲見勢不利、亦鳴金收軍入營、堅壁自守、宋兵亦鮮回寨、夜間宋兵圍之三匝、攻之甚急、智高料其弗敵、乃開後營潛道、至大理、今雲南省大理府、狄青追擊破之、不知智高去

向宋人遍行城中見灰燼處服金磓金甲尸骸壯
高者指是智高就焚矣狄青遂急振旅凱還以禦
金兵農志高自大理乘飛馬騰空五日復回廣源
州故地五日馬飛騰高常下馬飲草訖而縱馬復奔騰州內並見高回署
日日納悶居無何又乘馬騰去不知所之高母阿
濃入據特磨嵈收得衆萬餘復攻宋境橫行邕州
軍勢大振然婦人爲能將不能固封雖敗回廣源
州老嫠是年前秋期智高相拒狄青於崑崙關日
者智高先已遣梁珠詣京請師李帝詔命都指揮

使武珥將萬兵以援方至邕州界聞智高經已敗
兵乃班師回朝具以智高戰攻之勢及兵敗大理
乘飛馬歸州內騰去之事奏聞李帝喟然慨歎惜
其勇畧蓋世且智高根本在廣源之地及飛去之
後州民涵感智高之德立廟奉祀以事洞聞李朝
特詔褒封智高爲丘岺大王祠在石林州匠勒社
半銀村其母阿濃爲媼皇大王祠在石林州劍坡
社扶萬村二祠俱爲上等神春秋國祭累朝加封
美字

丘岑濟世安民捍外寧陲鎮狄英毅果斷顯應垂麻
護國安民大王、
婆皇普應顯靈妙感洪麻靖鎮顯扶靈通服遠寧境
撫夷顯麻感應護國寧民揚武定功大王、
夫一智高也、與宋爭衡、十有餘年、宋之君臣、深以
為憂、以天下之大、而力不能制、則智高之英雄驍
勇、大過於人者矣、迹其智高之氣勢強哉矯強哉
矯、是智高之強欸、抑南方之強欸、然智高所有五
十餘州之土宇、統有十萬鉄突之雄兵、而後反為

狄青所敗、蓋天猶有宋、而限南北故也、其運數必
有以待夫有為之君者乎、
棟鄰核共二陳大王本傳、
耋耄遺言、童稚傳誦、信為斯土奇談、典誌不修、後
者何從而考、第陳世家、有裨斯土、相佑斯民、恐其
久而浸沒焉、又不得不藉斯文、為千載一時之助、
昔五代時、南土皆隸中華、及周末、南地十二使君
群起、而陳公世居寧朔、今高平也、其婦黄氏也、懷
孕時、酷好鹿肉、陳公入山為之獵、日常獲焉、月滿

產一兒命名陳兆而陳公專事畋獵日將月就慘毒生物忽一旦頭生角身鹿毛手足皆變鹿足跳躍入山與鹿為群黃氏撫孤瞬息間年已弱冠一日語其母曰吾父焉在黃氏道之以故兆聞之不覺愀然心酸泣曰父子情深鹿形何忍睽離翌日出諸郊外登山涉水穿翠竹入青松過溪澗踏嶺石日已晡而足頓倦趺坐莽草田畔俄聞鹿呦呦從山徑出陳兆細認其形狀與鹿微殊諒必是矣即趨前而跪哀求其歸詎意父子乃天性也雖換

體易形不能無感觸鹿躍來相近垂涕作語曰誰其不懷妻孥但恨我形弗藏礙犬耳目兆曰子願以力當之何患犬為於是兆引歸入巷門里尨也吠兆獨力不能禦鹿驚亂竄折角奔山兆不得已含涕遂跟鹿足遠抵野外鹿即投折角囑曰爾當將歸以繩繫角持拽若角拘何處即闢為田可以資養兆將歸械竟羅寡婦之桑園即求其地為田植之以禾迨秋成熟兆竭力刈獲信宿復見禾穗芃芃如故禾稼既積如茨如梁無倉盛矣兆力之

實不能堪、忽有群妹架然而至、或筐或筥、托以採桑、兆因對諸妹曰、兆能為我刈盡此稻、則願為採採桑、衆妹中有一人、願為刈稻、而兆即代行採桑、然仙緣夙締、天意使然、兆每晚〔晩〕望妹女、心蕩神迷、竟忘為之採摘、日將夕矣、諸妹散歸、獨有代刈稻之妹者、怪兆代採桑、葉不盈筐、每顧望徘徊、忿愧無地、其時東山吐兔、未得旋歸、遂責兆、詭論違言、不力、採桑、以致失朋之誤、兆曰、此日力疲矣、明日當採十筐、以償今日之債、但時已暮、暫請入衡門

憩宿、斯辰美妹顧同伴之已去、搔首躕躇見月到天心、露濕裛衣矣、乃不得已、遂從兆歸第、以仙格逐塵、近朱染赤、而俗念頓羈、翕然遂成緣侶、居數年、舉二子、長名陳堅、次名陳貴、及長成人、而美妹乃語兆曰、妾乃仙妹也、與君未斷塵緣、今謫期已滿、不敢少留、又撫二子曰、本境多有妖氛、爾兄弟當用心力勦之、以救生民、言訖騰空而逝、兆感其遇、亦入山求辟穀、不知所之、二子呼挽、終不可得、於是兄弟誌其遺囑、帥杖劍周行境內、至岑溪、見

二見女子倉皇而至、堅謂貴曰、吾觀二女芒忽之收、必有事故、試一問之、貴曰、彼二女者、不過見我而妄怯耳、無他故也、容弟問之、二女至前、貴邀而問之、爾二人何往、如有驚惶之警狀、二女前致辭曰、妾乃斯土民女、為虬山之岩問洞有妖怪、名淫陳、其形色灰皺、骨瘦如柴、舌長尺許、又有孫女守把崗門、與在接近之詩見穴、有妖蛇、鱗如閃電、眼似星明、身長五十尺、又在春蘭社（今改春安社名）岩針嶺、有怪鳥、狀似鷓鷹、飛鳴如雨、展翼如雲、三

怪互相為患、初則食物、物盡繼以食人、斯土萧條、斯民耗散、乃三怪之為患也、今日陳淫至、妾等之鄉、故倉皇而適、願二公勿前、恐為彼害、堅曰、爾等其憂我、兄弟二人特来、為民除害、遂命二人指引前往、至虬山界、見淫陳、左搖右擺、從前村出、二女驚慄、指謂曰、此即淫陳也、陳貴遂揮劍當道迎之、淫陳望見、遂哈哈笑曰、吾腹正餓耳、何爾村人送餽来矣、淫陳正舌欲吹、陳貴手劍一揮、正中左肩、淫陳申舌舐其血刀、口即收、陳堅互相来殺、但恨

怪物每伸舌舐刀口之血、竟不能傷、日將庚時、娑陳料其暮氣勢衰、遂急退歸其崗、二公力疲不追、扶劍少憩、即尾至崗口、隱伏崗邊於叢草裏、忽聞崗聲射外、娑陳與孫女說曰、今日遇一勍敵、幾為彼所敗、其孫女曰、今日不可去矣、彼若知以織物塗劍則休矣、二公聽知、依言、遂連夜直抵岩悶崗盡殺之、乘步趨到洞見穴、見怪蛇蝘蜓其間、二公拔劍斷其頭、又往岩針嶺、怪鳥見人至、即張翼欲搏、二公揮劍直斬其首、三怪既除、境內人民、復得

晏堵如故、自此之後、民懷其德、立廟春秋祭祀、三怪之崗穴、各刊其形、以誌遺蹟、二公歷代皆有封贈、進加美字、追黎朝封陳趕為核共大王、下等神、封陳貴為棟隣大王、中等神、春秋國祭、惟篤弘杜今虬山社地分、立祠以祠陳兆、相佑方民、護國永奠、千載之血食也、

棟隣核共二祠、皆在盂泉社地分、累朝國祭加封美字、

棟隣妙靈通感助國効靈奮勇寧邊垂慶錫嘏揚烈、

顯靈大王

核共靈妙顯應助武英果雄斷大王

夫人體變鹿複再婚仙事仙似訛傳然歷稽載籍

子羔羽化即陳家之事諒不誣矣

觀朝祠錄

黎大行朝辛巳天福二年太原處人姓官名朝以漁為業夜行撒網於朝觀之溪（接今近太原先榮慶同觀朝社）時當望夜月色如晝忽聞岸上有管絃之音遂乃繫筏登岸潛至其所即見草間設席一人端坐其上有數人歌舞于下頃之席中一人出來相邀漁曰村僻漁人安敢領此盛情兼之衣衫襤褸於禮久恭愿即迴避其人解衣與之漁猶揖遜者三方將衣衣之偕往就席漁人畧為禮畢傳杯一遍忽然歌罷席中人入惘然變幻不見踪跡方覺神仙中人也漁人衣此衣回家經行閭巷村尨不吠直到家東妻孥弗覺其歸也及解衣始覺人來漁人默喜其為神衣從此着衣潛行偷竊不露事機凡所偷得府庫金銀財帛槩將散給豪狹貧乏之士

但家恒產無積、亦不留潤其妻孥、是故豪俠之人、

御感良多、而望風景附者以萬數、自此神衣常著、

不意微一小孔、漁人以白絹補之、後入府庫潛偷、

庫兵望見一白蝴蝶飛入庫裏、及見飛去、即失公

帑、庫吏以事投呈有司、乃傳令庫兵、嗣後見蝴蝶

飛來、即設網四張羅捕、果獲之、乃漁人也、庫司以

事奏聞、旨下廷議處罪、時宋人侵我南疆、兵勢甚

盛、而禦寇之將屢報無功、上下以懼、漁人伏奏自

請討賊建功、以贖其罪、准允所請、拜為護 國將

軍、漁人回梓里、募諸前日周給豪俠之人、皆向慕

者、計以萬數、漁人服神衣、突入陣中、如入無人之

境、縱橫殺賊、如剪草菅、從義之人、心願效死、無不

一當百者、匝月之間、宋兵盡退、不敢覬覦南地、克

復疆土、漁人大建元功、大行帝賜配紅蓮公主駙

馬護國公、食自太原處富平府、古寧朔道、至北平

府、今高平府、沒後、皆公主追封大王、有祠在太原

處、觀朝社亦有祠在高平處、春嶺社、累有靈應佑

民、歷朝加封美字、併以觀朝紅蓮膺號、春秋國祭、

為中等神、前以衙嶺社、及後以新累社民奉祀

觀朝紅蓮公主通妙靈感助國鎮迺懷服綏靜揚麻助勝豐功偉烈大王、

觀朝祠洪鍾高四尺五寸六分、周圍八尺九寸、原祠有洪鍾二彩、而一彩尚在、又一彩自移下江、事見神鍾錄

夫天之命國、所以為德宇蒼生、是故隆污興廢、治亂災祥、靡不因時而致也、然丁之君德日衰、而黎之明命有在、所以剏運有君、卽星誕賢輔、使其盡除匪濘之風、而敦仁厚之美、必使里巷之人克安衽席忠勤之士、飲德無窮、雖林澗之漁人、亦足登乎彼岸、而血食無疆者、豈非天祐賢人之致歟

清忠祠錄、

甲寅黎朝龍德三年、旨准快澤伯阮廷琴伯乃快州府平民人、為高平督同、政體康平、時境内賊徒四起、旨陞侯爵、擢為督鎮、癸亥景興四年、太原處通化府黄齒賊起、至甲子景興五年、旨命督將本處官兵與珣郡公、進討太原處黄齒賊于丘酉、夏五月、督鎮快澤侯兵次徽花、不祿于軍中、官軍扶柩

回鎮四州民感其仁政具達于朝勅封大王清忠

祠在鎮所之左累朝加封美字春秋國祭為中等

神（原本處全祀事及督鎮之子院樂善甲進士為高平督同行鎮始以金甲社民奉祀）

勅賜丁未科進士奉差高平督鎮翰林院承旨快澤

侯贈御史臺僉都御史勅封清忠弘毅聰明正直寬

裕大王

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而立有司

者所以體上德政而司牧黎元能生繁華於枯

羨育豊饑於骨朽廉明如廉明快澤侯者可稱古

循良之吏也及其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

躍立希世之英名如快澤侯之折衝臨陣而以身

許國者故以血食無窮也宜乎

夫仕宦之德莫大於明廉快澤侯為鎮政訟賄贏

財目畧不覩嚴吏戢奸除民外賦非草薙禽獮之

意事必可行而民惠之及董兵討賊於太原軍中

命故即民以之而感焉其達于朝春秋享之為鎮

任者惟快澤侯之賢者也

江州祠錄

丁未黎景治五年莫仍號順德十四年下琅州同倫社人符勝符鉄世為州酋長及莫氏占據高平莫聞用以為將俱辭不仕莫以符勝不受職夷之族符鉄故勉強從之受莫節制統兵屯禦邊地符鉄呌名屯銳處得民和雖為莫臣其心歸正厭於莫覺每懷忿懥總得二年糾合其眾據險守不從莫民其心鉄石後有蒼頭懷貳引寇入屯為莫兵拎獲解于高平城而志不挫詭請兵人如厠江津投刎江水今孟泉社域還英靈不泯護國康民於甲辰年間黎皇命王師勦莫而莫氏奔竄王師次于高平城顯象護軍昭然可覩應驗名神時民錄其事以聞勅封江州節制大王祠在孟泉社地分春秋國祭為下等神歷朝加封美字以孟泉社為祀事民

勅封江州節制靈應廸毅靜邊靈通顯應大王

夫符鉄即名屯銳秉心歸正若鉄石之無移砥柱江中為波搓而不動可謂智量絕倫矣易曰履霜堅氷至為將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但疎於御下卒敗蒼頭之手惜哉然死矣靡慝英靈如在

乩祐方民及王師勦莫、應護顯象振風威而軍勢益壯、所向無前、毅然可觀、是以血食無窮、誠足安夫英氣也、

洪瀝祠錄、

戊午黎朝正和三年石林州綿野社人、姓陳 缺名

為人慷慨謀畧、時莫氏占據高平隐名不仕、及聞王師進勦莫氏、陳公詣軍投命、願為先鋒攻勦、旨下嘉其氣勇、准為先鋒、陳公率衆數百人身先士卒、進攻所向無前、追莫氏至邉隘、拎護莫党、復前追躡賊渠、然窮寇反為攻擊、陣中殞軀、勅賞封大王、祠在春嶺社、為祀事民春秋國祭、累朝襃封美字、為下等神、

勅

勅封洪瀝雄毅奮力効靈揚武顯功大王、

夫陳公抗節不仕於莫氏、固其志不小也、及其詣軍歸命、率衆登先破莫、所向無前、而知其趨向之方、可稱智謀之士矣、然東心爲國、其忠誠振麗乎天日之尊、而受國之盛典、豈不偉歟、

朔洪祠錄、

癸巳李朝崇興大寶五年、廣源州人、姓農名智遠、
為人剛毅正直、乃農、智、高之叔、及農智高稱帝攻
宋境、智遠亦擁兵隨征、進止有節、智高敗於大理、
(今雲南地也)遠兵殿後、然宋兵勢大冲散、間行小路、徑
貴州省、過泗城、入據朔洪之地、(廣西泗城府朔洪乃高平府地父)
雲南兵追及、圍之勢甚逼、奮勇突圍、騎馬上邕鄧
山、危險甚劇、馬跌墜山而逝、其後地多有顯應、人
物咸阜、民居以事奏聞、李朝勅封大王、祠在朔洪
社、春秋國祭、累朝加封美字、為下等神、

勅封朔洪靈聖剛毅雄畧英斷顯靈守宇顯通靈應
大王、
夫智遠隨征宋境、及回兵次于朔洪、其冲圍突陣、
即驍勇之風、昭然可見、寔糾糾干城之宿將也、然
在天之靈、更能護國安民、形于兆朕、則血食之典
明矣、

隴淀祠錄、

李朝甲午龍瑞太平元年、于琅州隴淀社人、姓黄
名陸、勇力過人、待物寬和、人心多附歸焉、向亦為

智高守土之臣、及宋朝兵追、智高滋漫南地、黃公陰復開拓疆土之志、揆其彼遠來可乘之勢、以逸待勞、乃揀丁壯千餘、設伏咔湯、攻敗宋兵、復回州地、併有沿近八州、向化降服、卽盡籍歸附李朝輿圖、封安邉將軍、統兵保守疆界、蠶侵宋地、歸屬李朝人民、而李帝益加爵位優隆、黃公志不自満、多揀士卒、表請李朝、大振兵甲、攻破邕州、然無接兵、前後受敵、陣中冲擊、為宋兵所傷、宋復其地、李朝進封大王、祠在隴淀社、春秋國祭、累朝加封美字

為下等神

勑封安邉將軍靈應威烈禦邉錫貺孚休黃陸大王、

夫黃陸勇畧過人、有開拓封疆之志、攻宋復回州地、而盡籍歸于李朝、可見公忠誠之麗日而特賜盛典、所以表厥功也、

高平實錄

奇事錄第二

瀘江事錄

黎朝甲午光興年間石林州金坡社扶萬村人社長農公金有女氏權年甫及笄築居瀘江岐岸屋俯潭邊彼岸即瀘山石穴嶮岩隙處素傳有蛟虫在焉有一日公金夫婦適扶萬叔家惟氏權守戶獨自織絹正抛手梭此日既晏忽有一男子面貌魁梧施施自外而来突入杼前直撫女背女駭大叫其人倏現蛟

形旋繞女軀捲之投水其時女雖昏迷手尚捽執梭絲條連絹杼晚時父母回家門扉尚開不見其女即飲泣吞酸號倒手地頃之更復甦徧覩内室忽見絲條自杼間直出江外公金鮮衣收息沒水輒從絲線而下見一石竇上有一穴想可容刀乃緣石而上直入崗口緣崗而行即見亮光透出樓臺殿宇有兵在儀門把守公金直到門前問何官府其兵人曰此嶺南水府汝是何人敢来唐突公金言有一事叩額望官轉達其兵傳言爾且在此等候俟我奏聞公金應諾

其兵即去項之見一官者、穿紅袍紗帽出來問曰、汝是何處人、來此何幹、是何姓名、公金具言、身乃陽世之人、姓農名公金、身女在家織綃、忽見小官突入其家、強扯拽下水宮、身因隨線而下、直到其間、叩望人明示、此官愕然怒曰、汝陽世愚氓、妄言架禍、我王堂堂明命、鎮此北方、豈有無故奪人之女、其界限雖殊、而理則一、汝無得孟浪、自罹憲網、我憐爾無知小民、惠然教導、速去毋遲、公金憾恨、不申衷曲、吽奪人女者、更自奸猾遮掩、其官即命守卒五人、拽綁出崗、公金顧見緊閉崗門、即上水回在家、納悶自料不用火攻、安能泄其忿也、即被備硫磺火器、盛於竹筒、間周圍蠟封、復潛下水、入其崗外、打出明火、放於儀門、連燒殿宇、公金即轉上水、返回、望見對面濾山之岓、火氣騰出、地上草焦木枯、即到其處、則焰氣甚熱逼人、不能臨近、火熾三個月方息、其山頓崩塌下五丈、然其火氣尚酷、本處男女、傳播其事、共偕來看、鎮官及屬鎮各官、亦親詣其來由、驛傳以為奇事、時人擬云、草生土上、而火居下、乃美兆也、

夫人之異類蛟之異虫莫是同氣相求豈肱結構宪其虵淫恁態奪者其性之使然但其巢穴在於一瞬之間燉之更盡則蛟有焦頭爛甲之災憮心無悔故含冤者冀欲燃犀而龍宮請命恨不借赤帝之劍剪其醜類正其妄奪之愆則蛟虫無逃其罪矣

仙膠事錄

辛丑黎朝弘定二年莫借號乾統元年莫時建都高平於孟泉之地創制宮殿石林州仙膠社人名都勇

為莫氏侍衛把柚兵告暇回家省親五月望庚子與從者二人乘獨木舟上水載至巖野係春光社地分日晚繫舟於巖邉起爨餐訖時初更矣從者順入阯江中約二丈許巖旁有大孔碧水漣漪都勇愛其澄潔因坐孔側忽聽人聲外响象若點兵又聽一聲响謂仙膠之陵邱久三名（仙膠社地分石嶺邉有水湧出成大井最深俗號陵邱）差拿治罪又聞宣召黄瓊名再聞人聲應諾續後數次宣名亦有人應諾至第五次呼都勇名下有人應諾其鄰勇在岩孔上聽得呼召己名微笑舉口應諾

自此岩口呼召之聲、津津次序、應諾不休、側耳靜聽、
初更至黎明時、孔中水動、都勇大驚、退出燮處、時月
色如畫、初見二巨蛟、頭大尺許、頸上皆嬰紅冠在頂、
舉首完行、從頸以下、遍是淡紅鱗、身脊上皆碧錦其
大約三尺、長二丈餘、上自岩孔、徑行下水、續有小蛟
五個列行、大有一團、間有一大蛟、相接而去不斷其
數甚多、實不可數、達朝至日上三幹方止、都勇與從
者二人、伏在岩邊窺之、於蛟行處、相近一丈、面色皆
戰慄、不敢翻動、忽見二巨漢、各持利劍、一人背帶龜

本、一人後帶蝦形、而面目形狀、象人不異、跳步直到
都勇伏處、龜背者右手持劍、左手拿都勇之髮、拽去、
蝦形者在都勇之後、擯捉直入岩孔下去、頃到大儀
門外、二人具呈、守門令奉鈞令、已拿獲陽犯在此候
旨、守門一人、趨步進堂、稟呈知、居無何、堂內一人出、
宣誰拿陽犯者、即引赴大堂下聽候、二人聽得應諾、
拿都勇至堂下、跪伏、有一人服青袍朝幘、已坐于堂
側、宣曰、我奉旨讁爾、果是都勇否、都勇應是、其官曰、
爾在陽地、做何事業、都勇叩曰、身充侍衛把帖兵、官

曰爾既當兵如何不知禮數、妄行侮法、唱聲笑諾、當得重罪、都勇叩首應曰、身居轂輦之下、粗知典制、不敢違、昨夜悞聽點兵、宣及賤名、如不應諾、恐違憲法、不意名字相同、責其妄諾之侃(愆音)言、已知罪譴、不可逃矣、仰憐其愚衷、寬捨厥咎、則飲德無窮矣、官人默坐良久矣、曰、今赦爾昧小民、嗣後毋得輕侮、且陽間水府、界限雖殊、然理則一、不得妄為調謔、有干憲網、都勇叩頭謝曰、仰沐洪波、俾枯鱗旋躍、實不敢有違、官人曰、放爾回去、我以事奏聞、自有救爾、鮮池魚患、因

喝二付卒、送都勇出水、及行時、都勇因問二卒、此是何官、龜卒曰、兵部判官、又問昨夜何故行兵、蝦卒曰、勦除草寇於龍州、(屬廣西省太平府、其江水自高平鎮城流岸野至水關龍州而下)須臾至宮口、都勇揖謝、二卒返旋水宮、都勇復至前處、見從者二人在此、驚怖失色、都勇歷敘其事、即纜棹舟上高平城應務、因錄其事、以遺跡焉、

夫一言中之、則毫毛盡犬、(翻)成飛虎之象、一言非之、則刻木為鵠、尚類微鶩之形、而都勇一旦適遇水宮點兵、呼召同名、一言應諾、卒為鈐拿候訊、幸

而水宮揚洪波之德而都勇得以沐其身否則逢孽龍餓而食虎之類枉墜沉淪於海臍何以知其端覔者哉亦非巧言以冀夫深坎之笑而自武也蓋在幸與不幸耳

克紹故傳

辛亥黎太祖順天五年北平府太原州人（今府也）高平姓閉名克紹從太祖平明有功勅賜管領太源州而食邑時有州人農得泰帶弩隨潛射獵行至山中遇兩疾趨岩裏避之頃而雨止得泰方行當前忽見一人

來得泰迎問何往此人應曰偶行遊獵得泰大喜遂偕行至大樹下相遜憩坐叙射法得泰棣棣而談曰弟弩已大劣矣射不致遠其人曰吾偎之相知弩射即授得泰銅弩一張銅箭一枝箭頭狼牙為鏃箭羽皆白鶴毛得泰得弩與箭即叩謝曰多蒙見惠感德殊深其人曰偶爾邂逅心愛睨之小物何足為謝得泰請問尊姓大名貴居何處其人曰在此不遠後會有期不足多問乃起飄然而去得泰跟送之其人轉彎山角不見所之始識神人也時日含西矣得泰急

回、翌日張弩試射之、一箭發成百箭至、發箭時、又能
收回神箭、嗣後百發百中、克紹聞得、泰有神弩具幣
聘之、封為武勁將軍、遂謀反、委武勁以兵權、始得年
儆武、勁恃有神弓、勃生奸軌、陰圖占奪、克紹窺知其意、
乃暗使弟鵰殺之、取其銅弩及箭射之、橫飛而不中
也、壬子順天六年、黎高皇自將討之、拎克、紹以歸、其
克紹邱殿舊址、尚在石林州檜溪社地分、因名其山
為克紹山也、
黎皇御製詩一首、勒于邑恬山石之上、以旌示焉、

今字尚在明顯、字行鐫刻、
其山在福山社地分
詩云、詩刻之邊、有太源藩臣名暗决奉鑑刻、
不辭千里整師徒、惟欲邉方赤子蘇、天地肯容奸党
在古今誰赦叛臣誅、忠良自可膺多福、暴悖終難保一
軀、帶礪不忘臣子節、名垂千古與山俱、
夫毫釐不伐、而用斧柯、無所不用、及滋人謀、有未
盡、而有以歸天理者何哉、此時南地為明官占據、
然天運有南、我
黎高皇提神劒而平明啓國、閉克紹從駕而有勳我、

勅賜管領太源州為食邑功書竹帛則以爵既隆嘉惠矣若能執用黄牛之志而乘射崔之榮豈不美哉然聘得秦有神驽以為強而自矯勃變豹文而墜厥命諒不明其己之德有何豁達有何神武而為井蝸之量乃較移鼎之心卒沉震遂泥之象為千載污名詩云人之無良不死何俟其斯之之謂歟

神鐘事錄

昔石林州春嶺社沱郡村有宮朝紅蓮公主祠峙對圓明寺奠時創建祠內有洪鐘二顆雙懸左右閣上神鐘高四尺五寸六分周圍八尺九寸約重數千餘每於春秋祭享之日則撞之響若雷威聲振百里祠之左接邊大江中流有深潭相傳有蛟虫穴焉圓明之寺僧朝暮住持每登香於祠所望五更中僧長起靜燒香於寺訖復登香於祠所着蹤過来鐘閣忽見祠左閣神鐘藻青掛鏈鐘身濕水知其事異矣遂服膺靜伺至群息之時左閣神鐘自架移下鐘口覆地騰奔八水僧即潛至江邊時月色如畫見蛟虫環纏鐘上

或浮或沉、江水鼎沸、更聞嘆嘆之聲、約有二個時長
神鐘震聲鏞鏞而上、如有武毅之意、直自回閣、每夜
如之、自此僧長設案焚香、日日叩禮、而僧徒皆不知
緣故、至第八日、見花鯨微裂、（花鯨即蒲牢也、）僧伏拜跪叩祝
曰、神鐘神鐘、鬪劇弗劇、願畜銳俟建奇功、留數日、至
第三夜復去、是夜鐘响殷殷不息、江水泛溢波湧如
山、至昧旦、更不見鐘回閣、僧沿流叩首、默迓歸閣、亦
寂然無踪、自此附近人民、號此潭為鐘潭、方之毋
之、更無蛟患、事在黎朝永祚甲子年間、至正和辛酉

年二月、有內地太平州人來牧馬城、販賣銅器、明說
有一巨鐘、從龍州江遡流而上、至太平州黑河之津
（原水自上琅州、龍定社流深、逢慶至下琅州、鞏昌隘、八內地安平州、復至太平州、夾太平府江、順流南寧江、）
時江水漲溢、神鐘激水陂波、突上洲坻、入稟告州官
齊來觀視、使人搖撞不動、見其花鯨痕裂、匠人戀與
流若雨、忽然聲怒如雷、振死匠人、以此州官戰懼、業
已貪利賣之、遂刻修葺殿宇、祀以太牢、祈晴禱雨、澤
衍方民、驗花鯨可以知時雨、天將晴花鯨彩燦、凡色
滲如鉛、則陰雨、如斯不爽、此八寶神鐘之異也、因使

人細認其鐘、見鐘文的係官朝神鐘也、至今尚存、故
詳于錄焉、
夫物者久乃成神、靈而顯應、稽之莊子之書、諒亦有
之、然事祇悟蠹俚混併、或以疑信揣合低昂、故反
刋以樸、刻僞以真、如神鐘虛中鼓動、波上聲揚、惡
蛟虫作祟、憑據深潭、乃奮威靈爲民除患、及蛟滅
而神鐘亦去、夫神鐘之功、正直血釁斯民、而竟不
享苾芬之俎豆者、何哉、抑以漏泄靈機、不欲售名
名而散撽者也、不然者、亦關乎地方盛衰之所係

歟、

天和事跡、

甲午黎盛德二年、莫順德占據高平、有石林州時和
社人、農貴虎、憤莫氏簒竊肆行、秉心歸正、乃自稱爲
天和王、率上坡復和二總、進攻莫氏、順德命將討之、
天和力弗能敵、陣敗、投山而亡、莫將回軍、是夜二總
民人人夢見天和囑曰、我尸在野、無常鳥、即我魂也、
明日二總人民會說其夢皆同、因相去覓天和屍、果
見其屍在野、而無常鳥止焉、鳥即鳴我魂我魂也、變

為烏鳴以惡冀民之亡、夫人者、氣為魂、血為魄、故死後氣不散、血所凝、乃營衛鍾之而發靈、常以大而推其小、觀之夫玉泉山顯聖、此大位靈着、衎衎忠誠、洋洋顯應、至若天和乃尋常之魂、而可比烈哉、然則天和果於靈、即顯於烏、驗亦有之、非以嗜說議也、

蓬山事跡、

邑謨山、乃上琅州蓬山社地分、其山下有岩穴、水從岩口涌出田間、民以時耕耘也、丙寅年間景興之七年五月少雨、田疇皆涸、村民農文蓬牧牛于野、因遊岩口見其水涸、順步入岩、行肆丈許、見一巨牛横卧岩中、疑是村牛、文蓬乃近撫牛背曰、起來起來、勿卧久為肉凹、阻水妨我涸田、其牛忽起、文蓬手印牛背如膠不解、牛犇彙征岩中、文蓬足奔從牛而息、將盡手幾欲斷、走約半里、其手方解、牛忽不見、岩下有水涌涌趨步出、則水流于田閣畔沾閭、嗣後每年夏時、每聞牛吼于岩中者、即有水澇田穀、何年涸者、彼方人物少寡、

夫岩中之流水此山之龍脉、以引其水也、現牛卧以漑田水、即彼方之有災祥之兆也、顯于形以牽文蓬者、使以知地神之最靈、水出平疇、澤斯民之沾潤、以抖角之詪軀、鳥足語秩馬驅長日者哉

岂山故事

岂山係石林州平硼社、俗號岂岂山、其石壁屹立、聳翠如屏、嶺嶺上草木参蔚、或其年六七月間山上草木、自然火焰盡焚者、傍近居民、禾穀豊登歷觀有驗之也

夫山上草木自燃者、應離明昌期之兆、以火王則風生、風乃薰風、可以解慍、普天同樂矣、然草自焚、應於旁接之村、豊登富盛、經驗知之、而不應於所居之地民者、蓋别龍山臨兆人所未聞、故以為應於旁、而不應於所居之兆也、

嵩高事跡

岂纍龍在石林州嵩高社地分、其龍之中、突起石山、嵾巖聳拔、號岂林山、山之下、有岩穴通達四旁、何年忽聞鉦鼓之聲者、必有兵革、方民六畜瘟疫、

夫岩裏有空中鉦鼓之聲者、所以有兵革之機、故其地靈先告戒之也、與其六畜疫癘、此萬貨流行處、綱維在乎一人、若然人事之違、而天理所以應之、而降殃、則脩德有回天、而加景兆也、

異類相交録

家猫黒色牝者、至時懷動、則吽出荒園、忽爾黒蛇宛行来繞紆於猫背上、蛇臍交於猫後項間交訖、蛇觧體而去、猫奔回家、猫之身皆濕、及猫孕滿月、亦産猫兒、黒者令利、攫鼫捕鼠、事屬果見、非所荒録、

兒黒者令利攫能捕鼠

夫蛇淫猫也、蛇乃虫、猫乃獸、而類之異、物情相交於理、則非且蛇淫態、舌聽、猫聲、蛇耳聾聽於舌、吽則動淫之期、蛇聞則越溝洫過池漕而来猫故相遇雄蛇而交之、猫非次次與蛇交、偶意者、偶爾相遇、則交之耳、

土鳳類、

土鳳鳥大名、鶖類、夏月於石嶺峗處、結巣産之雙卵、其雌抱卵、而雄啣木枝、縱横架立、周圍高二尺餘、為巣之外、啣橄欖賍、膠固、木枝、巣甚容緊、惟容一孔、

雌頚萬頭出而已、雄每将飤餌投雌食之、及満月、卵開、雄盼的已兊者、始裂木開巢、令雌出、見其猿類、則将枝填塞巢口、使雌併猿兊類、俱死巢裏、蓋言此鳥能貫偷與猿交、亦以叵信、及蠻族世素居山谷為業、有将死雌併猿兊二個投呈、果為確也、

夫土鳳鳥也、而雌鳥與雄猿交、殊為未信、驗雉與蛇交、而生蜃、鱉與蛇交之類、故此足為真事、亦非怪也、

奇禾錄

原廣西省安平州、地接我南國下琅州調琅總捒龍隘、古時安平州屬南國也、安平州東驕鄉、自捒龍隘至其鄉、半日程、鄉有石山、大若家居一連、㢮立田疇、其石山間凹下深尺餘、中有土泥、廣開一席、則水常満無漑、春時禾生豊茂、三月間、粟穗成熟、鄉民獲之、穡其粟得小穫、至夏秋冬月、初禾復登茂、三月內、粟熟如之、然民導此粟、別稼于田、無四時之豊秀、

夫九穀者、其類甚繁、凡深耕概百日之內、穀者熟成、而此粟三個月、亦九十日、早熟、揣其禾粟生於

上、得染熱氣、故早熟之、及稼于田、地下冷氣、乃遲熟也、盖遲早之稻禾、槩一同時下稼田間、有八月熟、有十月熟、驗此觀、亦非在石熱氣而早熟、在地冷氣而遲熟、然穀類有早有遲之故也、

山川錄第三、

鎮城四柱山、

高岑山、離城二十里、山巔側拔千尋、枝枝突秀、嶺上巍峩萬舞、梟梟層巒、若蓮瓣之含香、若鴈行之奮翼、鈴凹如蜂腰之勢、飛揚如鶴舞之形、西之貪狼嶺垂

乃、石龍振爪、東之三台山下、形臥犬排牙。山之帳、高岑祠在焉、

其山乃匠勤社之地分、昔農智高祠于山下、因名其山為高岑山、

婆皇山、離城十五里、曼絶層分巒脊、撟橫突作象頭、美嶺連如騰鳳舞、馬飛、近若起鰲遊、山之下田垂、建立婆皇祠于其間、

其山乃金坡社之地分、山左接美湯、右連馬飛、農王之母祠在田、因名其山為婆皇山、

丘嵛之南，離城三十餘里，乃火地之平域，屹嶺烈群崇向拱，曲澗纏数浮環迎、

其山乃富庶社之地分，地產石鉄、鎔石成鉄成鋼、

吖山之西，離城五十餘里，為金方之重鎮、石嶺孤嶂、疊疉重峰降望峙分挟嶺、齊齊百岑回頭、

其山乃朝舞之地分

境内諸山

牛山、俗號岩㨢、路徑其嶺、盘桓蛇梟梟、山嶔其隆岐舞鳳層層、丘疊高底、盡向於春悅之地、水分左右旋

流於金馬之溪、

其山自雲油至春悅、夾太原處金馬社、途經商客往来銀廠、

崇山嶺之上路免行山之旁、溪流濕、峙對瓢銀山、途經麟趾崗、迎征司察税、設在福增村、

其山乃福增之地分、接麟趾崗、

謨山、其山嵯嶸、其水瀠欒、路之徑行于脊、商之撻重所關、由浩崗而蹀瀛江之水、過雲從以臨銀廠之山、

其山自石林州浩崗社地分、夾太原處雲從福山

銀廠、

繞山、巍巍特秀、巖巖排開、數里嵾巖碧巔、千尋崟巇丹崖、巇列崇隆、樯雲以蒸靈液、樹叢鬱茂、吐瑙而展神哲、昔云農皇喂馬處、奇遇仙叟授書来、

其山在石林州樂頓社地分、

丘盈土山、水流究曲枝絃分支而分派、山突橫丕左右、生子而生孫、自棠陰北三千里、從花門南十里餘平陽山、玉筍嶙峋、蜒龍行而佈勢碧龍悉蒨、排虎躍以相迎、澗流環抱、無非古鄙之田、石龍嶙囷、盡是南針之石、山之左來溪號淰通、水之逆供源從河廣、皆平陽山、是莫公主之佳城、真昔時之勝地也、

其山乃靈湟社地分、

漫沱之山、號丘寮也、憂絕儘羊腸之道、窄偏偕豹隱之叢、地毛容縱毛蟲販客遲疑路、山川秀麗、草木英華、亦可慨也、有詩云、

巍峯跋馬日初晴、決皆雲天澗遠情、鳥道翩翩疑羽化、何須東海訪蓬瀛、

其山乃漫沱社地分、虎豹常伏為患、

斜杆山、俗號岩杆、其山勢大、脉演延長、竹點斑雲赩、

嵐彼遠岫青、

其山自上琅州莞地分、至下琅州陽巻社地分、產班竹、用作器者可愛、然至夏月時則竹裂、

閉山土也、峻嶺横鋪、勢如鳳羽、崗旁彎結、形如蜂腰、藏屢溪流、排玉筍、幽叢樾蔭、產砂仁、山多薯蕷、樹繞菓繩、剖菓取仁、餌味尤香、

其山在率性匠安二社地分、

鷄鳴山、岫来非輟、突起不孤、山奮龍行之勢、旋從蟻去之途、安知將兵漢亦樂山之趣、莫語何笠夫為田畯之殊、有詩賦云、

萬笏青山湧峻奇、垂層鳳舞奮

畯之殊有詩賦云 萬笏青山湧峻奇垂層鳳舞奮

龍飛、叢中忽射鷄聲外、路遠難驥足遲、

其鷄鳴山、俗號嘅㕯、自石林州上坡社、至燕陽社、接江吴社地分、昔奠將太保富郡公敗兵回至其山、總於山上、時夜四鼓、村鷄鳴、因名其山為鷄鳴山、

丘威山、曲轉高低、行登聳越、澗之下水流潤潤、石磧嶙嶙、山之間鹿鳴呦呦、鷄啼呼呼、旁斜延蹤去路而行竹簑尤生、蹊嶺雜臘、通商則征屯吹設、為山川秀麗之墟、乃地脉奇觀之悦、有詩云、

碧排樹章帯潤涌、威山天净絶無嵐、雨餘竹箨輕輕粉、晴繞楊皮淺淺藍、人躁欲来非但倦、馬遲莫

說來曾晴諸山靈必有生人傑尚藉堯息爵以三、

丘成之山、自石林州內占北宮老屬起、從溪或至
大原處感代縣平旋社、路從入福山廠北客帶有

雜貨營生
往來此路

皇山、其山圓大、其嶺分鈴山之彎雜產閒花、地群居

村落、相傳山下有玉石馬、

其山自廣淵州古農社地分、至石林州菊嶺社地

分

天馬山、起處有象奔之勢、回頭成虎伏之形、左右端

莊、高低合執、近案平砂向拱、元辰旺水環迎、扞得此

穴、世出公卿、

遺稾云、天馬伏形、扞得此穴、世出公卿、英雄不絕、
其山在福增社地分、寀來安寧社地分、天馬頸已

橫斷二十餘丈、而穴場建寺于其間、人傳言高王
時乘帝鳶飛投筆斷之、故此也、然不知有無、

屏楓山、聳高石嶺、澗曲水纏、霧靜橫空飛雁、朝開攀

嶺啼猿、路去崎嶇、恐泥之商倦、倦山回點、陟穿峻之

草芊芊、八節洪名不老、叢四時青色長綿、詩云、

重重高猶剪裛、半岫尚含葩、脈轉參差出、崗開次

第斜、完山西日照、遠眺若成霞、

其山在石林州椅川社地分、大路經其下、

謁文山、山形貌變路狀羊腸、涉澗鶩躍馬之波、登山
駭征夫之汗、
沿流曲岸、竹產也有短有長、幽徑平巒、格栽之惟柜
惟秠、
其山自石林州明倫社地分、夾重坤社地分、大路
徑行通農隘、
平境諸水、
大江、俗號淹音其水瀾滲、號秦澄澈也、雨水期濁江
夾瀘水、環流於牧馬鎮之前、自扶萬下於復和之

夾瀘水環流於牧馬鎮之前自扶萬下於復和之

右、兩邊石山、多有石竇、孔似蜂窩、為蛟龍穴焉、
源自宣光處保樂州康樂社、從石林州通農至重
坤、更有一派、自太原處送里銀廠神嶺、噴水支流、
至呑呂錫廠、順下沱他流、橫至重坤、皆夾流至讓
畔社地分、涪𠄩市、又有一派、自朔洪扶桑、流至涪
𠄩、皆夾流、成大江、流下與瀘水流、旋牧馬城而下
剝淰隘、夾內地、水口關、至龍州、
瀘江、夏則濁、冬則偈、載以竹筏、江多硐石、其水澄而
不潔、其味微滲、

而甘少貯之二日則自生子虫由之源頭遠流多有
雜葉更有野芋老葉朽出流水遇則毒之
源自太原處送星銀廠神山聳大山嶺噴水一支
流下錫廠一支流銀場一支流下靈枚金馬夾石
林州春悦浣尚又一派自太原處感化縣鄒溪上
恩流至浣尚俱流至鼓舞夾金川之水又一派自
石林州靜沱流至金川水皆流成澋水流至牧馬
城之左

滾江其江狹小其水潤瀰水清而甘勝於諸水烹茶

則味可滋鮮暑益為除煩

源自石林州社邉社地分石山流出至光村沒流
下石嶺突奮上噴水一泓流至咸安之地為滾江
流至大江鎮所前滾水自然或水涸者則其年應
時務少登民饑之兆驗古今有之

隴淀江其水澄澈其魚肥美魚者處處有之惟此水白魚俗號個濡頭之臘香味遠而弄鼻曾自己嘗之非虛談錄

源頭自內地歸順州流至上琅州金崑枚嶺又一
派自登稔流夾枚嶺皆流至隴淀旋流至蓬山深

深邃水流下石嶺、二百餘丈、至地望高若瀑布、復流至下瑯州梓兕流、投内地安平州、通携江、其江最隘、其水澄涸、江之中碱石巉巉壁立、水之下圍瀰溅溅揚煩、泓汯澗瀑復流之曲、繞瀕溪混瀚洄去也、深源滂期筏渡可也、關於蛟伏與此浮橋由往則路安、

其江水流滂急、水底石穴、而蛟虫在焉、水滂商渡為蛟所傷、故此州民作浮橋跨江、便往來、源頭自仰同社地分、流至通携係敢好芃崑二社地分、復繞流至那通隘、夾大江、皆流水口關、愁溪瀝瀝以流、混混其沚、碧嶺蜩鳴於樹之旁、白石岧𡼏在溪之渼、徐行濡足、則商樂其途、巒縱騏奔、為士深益喜、

其溪自石林州雅南社地分、逆流經平隴村、至福福應社淰娘市、横繞山角、出朱淩村夾大江、

府境巡屯日程、

牧馬廵、在庯之西、科朝時所設、

良馬廵、在庯之東、西山時所設、二處皆在牧馬城鎮、

岩嶚迯、在福增社分地、自鎮所至迯一日程、

岩樓淰筭迯、在洸崗社地分、自鎮所至迯一日程、

岩軒處、在明倫社地分、自鎮所至迯一日程、

朔洪隘迯屯、在朔洪社地分、界接內地鎮安府平孟隘、自鎮所至迯屯一日程、

澄河隘迯屯扶桑迯、在澄河社地分、界接內地歸順州那稟隘、自鎮所至迯一日程、

茶嶺隘迯屯、在茶山社地分、界接內地歸順州、四邦隘、自鎮所至迯屯一日程、

剎淰隘迯屯、在沂洋社地分、界接內地龍州水口關、自鎮所至迯屯二日程、

那瀾隘迯屯、在丘吳社地分、界接內地下棟州布哥隘、自鎮所至迯屯二日程、

博溪迯、在博溪社地分、界接諒山處平均社、又接太廁處梁下社地界、自鎮所至迯四日程、

北宮迯、在內占社地分、界接太原處平鬼社地分、自鎮所至迯一日半程、

淰娘迯、在福應社地分、自鎮所至迯一日程、那吉迯、在棠陰社地分、鎮至迯一日程、

果脫隘迯屯、在果脫社地分、界接內地歸順州馬速安隘、自鎮所至迯二日程、

那通隘迯屯、在弗迷社地分、界接內地龍州叫林隘、自鎮所至迯一日程、

古株隘迯屯、在好禮社、界接玉律平泥村地分、近連內地歸柳隘、自鎮所迯三日程、

峩塢隘迯屯、在峩塢社地分、界接內地胡閩州那淨隘、自鎮所至迯四日程、

葦昌隘迯屯、在棹兒社地分、界接內地安平州具隘、自鎮所至巡五日程、

棟隆隘迯屯、在調狼社地分、界接內地安平州枚歇隘、自鎮所至巡五日程、

貢河隘屯、在貢河社地分、界接內地下棟州隘、合鎮所至屯四日程、

嵩謨屯、自左鎮綿野所至地屯分、一界日接程、太原處上恩社地分
嘉平屯、自左鎮嘉平所至社屯地一分、日界程接太原處靈枚社地分
桀頼屯廵、自左鎮桀頼所廵至社地廵分半日程、
鄱陽廵、自左鎮鄱陽所至社廵地一分、日程、
通農隘廵屯、自左鎮通農所至社廵地一分、日界半接程、内地鎮安府界、
府境城寺、
牧馬城、
其城乃嘉恭社地分、初莫氏占據高平自葵郡公
勤莫、而莫氏敗、投内地、准葵郡公守牧馬城、葵郡

公長子桂郡公守朔洪和睦城、具城於此莫順德移築城
次子勝麟侯守復和城及後天朝遣総兵官將千
兵送回、莫氏復高平、主師又征之、鎮守沛郡公置
鎮在莫殿于高平、然多瘦氣、更移鎮于牧馬、令放
葵郡公爲同督鎮與督鎮吴策詢、督萬兵築立城
頭土城聯環牧馬土城、建文廟、自此始分置營寨、
迨庚申景興年間、偽莫三猖狂四起、逼近鎮城珣
郡公奉代理鎮務、築環牧馬土城、城之外結作木
柵、以禦賊徒、辛酉西山景盛年間、鎮守會武侯、築

高平實錄

城頭之上墟為屯至於我
朝癸亥嘉隆二年鎮守進玉侯令府民築環牧馬土
城三級外植苗茉牧馬庯創自設鎮之時庯在鎮
之西今置良馬庯之東蓋此庯前自黎朝景興年
間督鎮阮惟式設開其庯謂之東新庯及西山甲
寅年鎮守豪光侯立庯名為良馬庯自此始

那呂復和二城

其那呂城自黎朝皇高帝征閉克紹駐蹕于此後
設殿祀之令坊民洒掃焉以那呂城復和城啓自

唐懿尊甲申咸通五年唐命驍衛將軍高駢為安
南都護兼總管經畧招討使丙戌咸通七年唐授
駢靜海軍節鎮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十一月令築
大羅城城今北及令築那呂復和二城據諸耆老錄
編再查復和城通城之土山許多古墳有磚有石
作碑銘泐貫址姓名年號咸通猶置基頭此古墳
城邑役人死之乃二城唐時所築也

府境名藍

棟麟寺

其寺址在盂泉社之地自莫乾統十九年歲次辛亥莫后建寺宇作丁字左右行廊後堂僧房在焉迨莫隆泰敗兵黎王師臨其地寺皆燒燼及莫順德投天朝献地天朝兵送莫氏復回高平後癸郡公勦莫復高平時輕徭薄歛人給家足募貨業修寺宇巍峩至庚申景興元年賊徒四起僞稱莫三入據寺內相拒官軍時珣郡公督將各號官軍攻破其寺毀壞迨丙寅年以後復有清平再修其寺及西山侵占景盛年間燒山火風飛燒寺宇旁民

興功修理寺鍾西山鎮守毀以為銅器

圓明寺

其寺在春嶺社之地前對高朝紅蓮公主祠自莫乾統辛亥年間莫兵敗之後寺皆荒廢迨黎朝兵復高平崇修其寺於景興甲子年間賊徒蜂起人民避於鋒鏑寺宇荒裂墻瓦皆崩清平復修其寺

圓明寺洪鐘讚曰天開南越地闢高平中居王府北控帝城石林勢壯沱郡地靈青山拱抱碧水繞縈古名藍跡寺號圓圓明造銅鏞鑄日揚相行上

懸於閣、右置于廳、浄螢峯峰、金玉鏗鍧、蒲敲月響、
鯨動風聲、祠神對峙、佛殿崢嶸、時更鼎沸、音寂鐘
鳴、世情忘感、私欲橫生、因由鉄廢、須待經營、佐奠
聖主、有黎賢鄉、金銅施發、功德順宏、鳩工摸像、補
範鋳形、伊將謀始、不日告成、完圓如盞、遠近知名、
龍飛乾統之十九年、辛亥穀日、圓明寺鐘長三尺
九寸、周圍七尺五寸、於己酉西山光中二年、鎮守
大都督宛武侯、使撻移寺鐘於寺庭、投火燒之、其
鐘忽鳴殷殷、人燒者頭疼目昏、不敢燒鐘、回鎮數

日而死、

江棟寺、

其寺古時名藍、係石林州安寧社地分、暨莫敗兵、
王師臨境、寺皆燒破、及後清平、人民始崇輯修草
舍、

青龍寺、

其寺建於濾山、係石林州嘉恭社地分、孔通鎮城、
適濾江頃時至寺、原古名藍、迨景治年間、崇修、庚
申景興元年、賊徒燒破、至丙申景興三十七年、秋

初、性忠侯、姓公創建寺舍、寺號青龍、長安寺、寺前、有望
京橋雪爐橋之對拱、鳳凰飲水之山、鯉魚掉尾之
州、皆遠向迎、戊申黎朝昭統二年、西山覇占高平、
其寺燒燼、

關帝廟、
其廟自戊午黎永治三年、鎮所遷居牧馬城、始建
廟焉、靈應不泯、

黎朝軍政、
奉閱轉達置藩臣八、正前正後、正左正右、中前中
左中右中後、幹能者舉為首號長、其次為副號、為
屬號、皆管兵民、及後軍號之字、更改靡常、而無一
定、該管兵民者、置兵四百為一號、或長號兵不充
數者、則加删副號及屬號之分、管兵隸之、以足號
數、或二十二三率以上、或少二十四五率以下、亦
仍成軍號、不拘其例、揀四州之民、取五壯以為另
兵一率、皆就管官應務、在鎮週年一換、始另、亦無
每月輪番、其兵皆在社民養兵、將粮錢貯在管官
公廳、逐月副號官開欑給之、每另率白米三十斤、

美錢三貫、或有戎務、許所管取社民附兵、量取一
率二率、以益軍數、令內許逐項該管兵民殺寓祿
錢、每兵一率、領公庫古錢一貫、加許收民豬糧不
滿酒米等錢例、點兵一率、取在民古錢陸陌、以為
所管俸月、又許該官節料禮、每率古錢三陌、糯米
五升、逐年忌禮二期、每社民豬一口、米三十斤、量
其民大小、不在一槩、若橫濫者、查覺停其分管收
民別給賞其能者、
各號官以時催兵操練陣法、有賞罰為激勵、

以兵三十率、隨候督鎮、以兵二十率、隨候督同官、
又以兵十率、隨監護官、及後奉旨罷監護、其沿邊
十三隘口差各號諸員、輪行各隘、守屯一年再換、
公堂懸巨鼓、惟旗纛禮、及帝有兵火、聞操鼓聲三
連、各號官兵、齊就公堂、擇屬二員、為左執號、為右
執號、督鎮有出兵、隨操鼓為軍號、
週年三十日除夕禮、割屬號三員、將柱銃四口、置
在公堂前門、屬號一員、守銅壺、公堂之內、置香案
作紅牌、佐寫皇上萬萬歲、置于案上、督鎮皆朝以下

督鎮坐於左床上，督同坐於床之右，列坐次于左

張號副號列坐右者，則屬號屬差書寫，皆坐侍唱，

夜中子時，發鐃三聲，拜禮訖，各回私廳，四州古時

人民稠密，揀取三千餘率兵，迨保泰三年壬寅，奉

攢造户籍，補取兵数一千七百九十八率，奉給藩

臣，所管一千六百八十五率，分行各號，存兵一百

十三率，隸随督鎮督同，為中軍號。

四州各總兵数。

石林州十四總，共兵数五百八十二率。

金坡總十二社，匹安總十三社

河潭總九社，懶山總九社

復和總十社，河廣總九社

朝舞總十二社，讓畔總十三社

花鋪總十社，靖窩總十社

扶棟總十一社，通農總九社

上坡總五社，率性總十社

廣淵州五總，共兵数四百五十六率，

仰同總九社，武陵總十社，

分農總六社
格靈總九社
上琅州四總共兵數五百九率
綺貢總八社
當州總六社
下琅州四總兵數共二百五十一率
永壽總七社
調琅總五社

樂郊總八社
崴鳴總十社
淩烟總十社
合禁總六社
金藤總五社

以上共二百四十社村

疆界俗風第四

原高平一府也自古隸太原處併為北道及李朝有
太原州廣淵州之名黎朝光順年閒改號北平府壽
州四太原州壽原州上琅州下琅州復改寧朔道三
府富平通化高平府其高平有四州石林州右太原并府也所為高
廣淵州古弄源州上琅州下琅州復以寧朔道改為
太原處高平府亦屬焉至戊申黎景治六年王師勦
莫氏復高平之地始命官鎮任別高平為處不隸太
原處也高平四州浩邉十三隘口石林州則通農朔

洪滃河蒼嶺剝淰那巂六隘、廣淵州則果脫那通二
隘、上琅州之古株崴塢二隘、下琅州之暈昌揀隆貢
河三隘、其地東北夾內地歸順府上下揀卅安平州
下雷州胡閏卅、東南夾南內地龍卅水口開諒山處脫
脫朗卅、西南夾太原處感化縣、西北夾宣光處保樂
州及內地鎮安府界、

高平一府、地產黃金鉄子、瓷布生絹、蓆席栗子、雪梨
柹子、水產鸚鵡魚、香腦青魚、山產白鷳、金錢雞麝香、
狘貍、石林州上畔之民、風俗質樸、心存義氣、田廣人
勤、婚塟禮用文公、農謏以漁、夫張網婦棹筏、年壯者
遊佃于野、石林州下畔、民俗、人多巧詐、勤於織絹、廣
淵州、其州多石嶺、田坎高低、民俗尚巫、病禱鬼口、利
而心中狘信、常有果敢之人、上琅州、聯州山石、田畔
夷平、民崇巫而不重藥、皆信于魅、婦有病宰猪雞而
禱、言語嘔呴、胸中狙詐、偌塟則請土樂十人、吹簫操
鼓打錢、一人立其中、口歌二十四孝、頓足跳手、鼓舞
於案前、鄉酋坐定、四五人鳴鑼呼賞、其可投之八九
個籌、每籌錢三文、先塟、等而取錢、其地不卜、惟從吉

祖墳故者塟之、此地、至日將柩入山、以木板作小舍
盖墓所、周圍畫青黃赤白色、下穿一小孔、投米數斤
放鷄雙隻、居墓舍、言留與亡人為物、則家子吉慶、下
琄州也、民鬼俗尚鬼、病則問巫、其心偏吝譎詐、好訟
也、家有男兒、年五六歲、則預為卜鳳於女家、兒四五
歲為婚、定逢正七端陽、建舍、忌日、男家將膳方之雞糯
青酒、送禮于女家、年年有之、無虧、以待長成方定迎
婚、或男長見女豆面麻、男却不欲娶、或女知男無好
漢、亦却不受緣結、故男家以事生訟、算以禮送七八

年、始終追問、至若塟事、預報親族鄉党、限日宰牛懸
肉於家下、親人來弔禮、則將圓糯五百件、以糯米蒸
舂之為粑、用青黃赤白色、大若小碗、底樣、置于柩前
自至割此牢肉、將駐鄰家酒飲、醉裡乾坤入眼、祭日
孝子服白衣、頭纏白巾、腰帶利刀一把、跪於柩前、手
持刀禮請師人、祝請亡人食、師人手把箸扱音插肉、
肉每碗一片、投於隹裹禮畢、在柩前禮畢、行塟、孝子
及親鄉皆送至穴場、塟畢返回、哭奔回、孝子手持刀
空斬于後、親人亦持桑枝空拂其後、毋使鬼魂尾從

回家、所行此禮、皆是古俗、至今漸改、石林州六區民區隴地分兩邊、石嶺村居其間、而無溪水、每架樓下數丈深穴、以竹筒盛水上來、人與畜飲之、以織席為業、每年正月初一日、區男八九人、往旁近社乞馬、取每人年柄一件、将回置于俎上、祀先祖、初二日、宰牛亦請社民與柄人来家飲酒至酣、或時而賓朋先煨山薮、調蜜蜂開筵、栽甦樹及青竹為利物、嶺之下多生草蘭花、與白魚子花、夏微有水、秋冬需雨、飲食不潔、面染灰色黑塵、罹手足亦無異哀牢人、其俗不知文字、有債錢者、領人則以結繩、一陌結小、一貫結大、債銀則以竹片一件一鎰、刻深、一兩、刻淺、較手指點、刻于竹片、具為規記、刻左右為生息、剖開竹片、各執一半、還銀收竹片毀之、

歷朝任鎮、

古時、南國啓自涇陽王、歷代有王、疆宇縱横數千餘里、東夾大海、粵東、西夾雲南、以嶔嗣縣為南界、北至粵西思義府、南至占城國、其南國也、追漢武帝、歷東西漢、三國、晉、五代、隋、唐、皆屬中華、至甲寅、剥乾德 四

年、南國有十二使君、驅宋人回國、割據土宇、稱雄爭伐、及丁黎李陳迭相篡僭、(黎)陳末、爲胡季犛所篡、於丙戌明永樂四年、明帝命新成侯黄福、西平侯張輔、將五十萬兵出關攻獲季犛、立陳日嵩爲交趾郡王、而新成侯黄福猶在南、附陳監國、其意圖奪之心、南人久爲塗炭、時有我 黎高皇提神劍而平明、啓國、統一輿圖、歷聖相承、至丙戌統元五年、莫登庸僭位、即帝京城、建號明德、丁亥元年、累代繼治、至丁未莫永定元年、太保興國公復黎皇以征莫党、節制亮

國公繼之、匡扶黎室、起兵攻莫、外二十餘年、克復克京城、黎皇登位、於癸巳黎光興十八年、王師進攻、莫敬泰敗、從諒山至高平、建都、年號乾統、歷隆泰順德、共六十三年、王師勦克之、恢復高平、命官撫任高平一府、經亂已極、更逢大治、禾穀豐登、人給家足、行路無賫粮、有太平景象也、追庚申景興元年、賊渠偽稱莫三、四起蜂屯、環逼鎮所、藩兵攻之、掃平、至丁未黎昭統元年、黎皇登位、居無何、而又蒙塵于京地、黎皇后與元子就高平鎮、

戊申年五月而初一日西山指揮將天輔衛兵至
諒山七泉州其時全處集議使迪武侯保衛后駕使
性忠侯屯禦北溪地面瓚郡公屯禦雅南岩蔡瓚郡
公令遊兵攻西山兵於琪秩山西山兵退回七泉又
遣進壽侯屯禦上坡而進壽侯家人文帥引西山指
揮喚從上坡星夜至高平鎮而迪武侯聞信已先衛
黎后乘舟順水至弗迷西山兵追之黎后併迪武侯
從那通隘枚內地稟知兩廣總督孫仕毅奏天皇帝
詔命孫仕毅將兩廣兵十萬出南關至菩莛河津繞

三日西山大司馬吳文楚盡將錢帛器械象馬退回
乂安總督孫仕毅過河屯兵于西龍田州岑爺將田
兵二千屯棟多會場皇第黎維祇率高平兵就京城
衛駕癸巳黎皇昭統回京謁見孫總督封為安南國
王賜勑印二十八日黎皇太后回織黎皇令鑄乾隆
錢西用乾隆通寶四字皆用安南二字年號用乾隆
其時皇第以高平藩兵怯於征戰皆收器銑口藥碑
付給京兵乃殘卒之以禦寇命進武侯即名已場進
爲督領初五日聞西山兵來督領兵出關南門殘兵
已遊督之半督領亦去
己酉年正月初一日西山光平率兵從自乂安清華

至山南相竹江與天朝兵相攻初五日天朝提督揚
世亨兵敗飛馬呈報総督孫聞敗遂郎過河橋而至
善菓津浮橋頭忽聴京城橋津銃聲在後総督疑是
兹近即令斷浮橋津離出五尺登轎而奔且京城橋頭
把総員天朝武職守火藥函兵屯于橋津然把総不謹方
食烟時倏覩大人轎去猝急之樣意在奔從忽爾烟
火落下藥函焔即火起若銃聲致大人令斷浮橋之
故及提督楊世亨遊擊張化龍守備千総諸兵及各
敞客敗回經過浮橋至斷處人人跳水然河水流急

俱溺死于河中黎昭統皇與黎皇太后尾從孫総督
聯夜至諒山投南關岑田州屯兵與西山兵戰自初
五日至初七日未時方敗岑田州死于陳于玲棟虎猶多小塋
廟旁二月西山命都督宛武侯為高平鎮守三月就高
平五月鎮守將兵攻保樂不拔返回鎮辛亥年以後
迭相命官鎮任以殺戮為威索取錢幣高平之民膏
既竭矣

謹錄云夫盛衰之道歷代之常事也我黎朝承平
為日久鄭王秉政譬猶服金石恣聲色其外雖若未

衰衰而其中之將虛矣以致鐵內兵驕聞光平假言

謂我

阮主兵來而驕兵疑以爲真遂投戈棄甲及光平入

鐵方知語詭悔而束手雖有干戚之舞豈足禦夫熊

經鳥伸雖延歷之術術續骨之膏不能攻疾此值厄

運而然也故光平行若無人騁馬奔於皇路任鎮守皆

戰卒列孤群爲士夫以殺戮爲威以鋑刻爲務揀衞

兵扼民錢懸人走取銀貨送民夫代納錢補儂户收

錄銀稅又有群小乘之交樓互噬民臍百端誅求則

高平之民膏既竭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又從

何而濟之乎夫爲治之效況此子么麽之量所能識

哉究其愁困之派究理之魄足以感動天地而形之

變地震頻仍天救其非若大樹將顛無一繩所維何

爲是栖栖者歟吾觀天象察人事天之所廢西山此

西山何足久替天下王者矣

十一月西山攻破保樂州擒獲寬朝侯保樂人與皇弟

恭惟祇併鮮昇龍死之惟爽郡公在監於昇龍城終

日罵賊不絕口言之錄贊詩云

孤忠自許衆不與獨

立敢害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

戊午年二月西山勳烈侯乃高平叫鎮、回北城、取兵

夫一百人、每夫銀子一鎰、

九月初一日高平地震、

己未年、西山鎮取本處兵一百率、每夫銀子三兩、

遂月收民、

七月二十七日子時、高平地震、

辛酉年五月庚辰、西山阮光纘聞兵臨城、已先逃出

乂安至昇龍舜城、景盛九年、改寶興元年、

壬戌年三月、西山鎮守會武侯催民築城頭之屯、方

見保樂州兵来攻牧馬城、西山按鎮弼武侯返從保

樂州廉忠侯、合與上琅下琅廣淵三州兵、逼圍西山

鎮會於收城頭、忽有諒山鎮守、太原鎮守龍武侯將

兵来援、以致保樂兵退、三州兵亦退回、其時鎮守會

使參督産、縱兵燒破三州、取牛牢財物、民夫走散林

隴、及聞西山失守京城、闔境懽忻、如久旱逢甘雨、

錄引云、按孟子言曰、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乱之極矣、天必厭之、而生治、治將生、必有驅除之

人以掃其禍乱之餘烈以　夫反正之君俾其間
開治端享億年之全盛前代莫不皆然自黎朝太
祖提神劍而平明恢拓疆宇迨昭統年間以治易
氣勢之極猶惡衣垢而焚之惡木蠹而伐之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斯之謂矣蓋霄壤運
数之定豈可泥勇智大畧而能為然成敗利鈍繫
乎一時而理之得失〻勃起西山之光平賊其兄
之泰德燼僅屠城互相矛楯布野干戈為歸仁傷
殘矣何忍心斷同氣豈不薄哉故非王者之量喻

而天限廣〻雖一葦可航耳則翼羽既備何患不高

而天限廣〻雖一葦可航耳則翼羽既備何患不高
飛特以其心挾猜嫌而殘忍從捭闔之説為駕馭
之謀見豕負塗之愛塈非次寵升燋頭爛額以任
任其理政臨民及後奮刼兇軀叱隸臨于龍城譬
猶走韓盧而搏蹇兔自以為無人敵手矯盛之方
末用武之修言視北河猶機上肉矣且王者不忍
其民塗炭挾大義而極救之廉敢錙銖之非仁殺
一个之不辜雖奉海内之籍而歸之明君不肯視
之其心顯著於天地之間即光平雖知暴虐之能

曾無深固之謀、羽翮既剪、何能及遠、乃天厭之、白雲變於蒼狗、而龍輴已泣於綠丘、景盛繼之、和[illegible]曰成之餘、為人懦弱、猶受挫抑於權臣、豈可比漢昭之識詐、然朝事不察臧否、欺草薙為禽獮之、能能法無亂乎、命大司馬吳、文楚撻理藩鎮四鎮之扞方羔人、盪覆不息、用兵、賦斂日急、軍旅歲興、骨肉縱橫於原野、杼柚空竭於里閭、是以人心多嘆、褱海猶搖、而林炭之路、劫竟出沒、時常獲之、而殘忍為威、猶然不止、復有為非、豈可盡坑之理、蓋為

治有所未至者、揆不覩、曾民不殺人、而齊國治、亦非以菜草而無能任用、狗功、命鎮守高平、收民弊銅鍋器銅、併毀乾隆錢、爐鑄光中錢幣薄、似胡漢蒼之帑錢、豈得長久之治者哉、以高平碑凡之地、既往之年、逢兵戈、緞衣將變、致嗷雁苦戚滿容、遂蒿塞於門戶、偷盜徧於鄉里、猶蛇虺睥睨其旁、蜋雀不顧其後、西山之鎮、西山之叶、皆婦財之量、非文智之能、安能知政治、以撫群氓、立尸位、張虛譽、上以誑其君、下以蠹其民、是故景盛任用非能之

所致也、書曰、受天逋逃主、萃淵藪之謂也、

是年六月、西山阮光纘聞大軍爾臨其城、自昇龍渡珥河而遁京北、及我

皇上、提大兵、進至京城、而京北之民、以組繫光纘之頸、獻於

御前、高平鎮守、聞變、棄鎮、遁從太原處武崖路去投

降、是以海內咸歸我

朝、統興圖、永治於萬年、